

土餅

土餅

沙丁著

土餅
沙丁

原书空白页

成業，我弟弟中學時期的同學。祇要做過學生，是誰都會了解那種趁休假回家時的心情的；他們抱怨着假期太少，而對於路程呢，卻總以為沒有上食堂那樣的捷便。在重慶纔留宿了一夜，我們便像逃避瘟疫似的，趕向那已經通車的縣分上去了。

這縣城很小，離重慶有三百里路上下。我們坐了一天汽船。但其餘的路，我們卻是靠自家人的肩頭和腳脾完成的。因為從乘搭汽船得來的經驗，當快要達目的地時，我們就招呼那幾個精瘦的同胞，叫一直抬我們到車站上去。並且我還想出主意來，我們實在無需再去打擾那些暗黑而悶熱的客棧，我們不妨就借車站鄰近的茶館過夜。這樣，我們就不必再去擔心搭車時趕不上搶一個坐位，也不必再去咒罵那些臭蟲和鼾聲了。

但是爲了要討這種便宜，我們坐在滑竿上示衆似的穿城走過兩次，然後才發覺那滑竿裏得人淌汗的去處。因爲這並不是一種特殊的建築，不過是一聯三間打通的街房，那唯一的標識，僅只是一塊白紙黑字的長牌，並且已經給人撕了幾搭去。

揩鼻涕去了，倘是不經本地人的指引，是誰也不會知道那該是叫做車站的。當我們反過手來捶腰脾，在一家茶館裏坐下時，便立刻引起許多人的鑒賞了。那些本坐在角落裏吃閑茶的人，也都笑嘻嘻地端着茶碗，換一個容易看清我們的位置。

無疑的，我那同伴的裝束，惹起他們的趣味來了。他那白色的太陽盔，深黃色的短褲，透亮的皮鞋，以及我那時候三不像的穿着的陪襲，在這偏僻的小城裏實在也會給人一種奇怪的印象。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和小孩子，他們竟十分聽得清醒地耳語着，偷偷地伸出手指。但是一個高腳雞似的兵士，敞開着軍服，忽地從馬路上亮枝亮桿地閃近來。他把軍帽往腦頂上一掀，伸長頸子，瞰了我們一眼，就又趕快偏過頭去：『我當是把戲哩！』大搖大擺地跑開了。

同時，一個褲腰上懸着一把蒲扇的老頭子，卻笑着望了望我們，自言自語似的說道：『他們先生的運氣真好，……』

起初我實在不明白他這話的意思。不久從一些零零碎碎的詢問裏，我才醒悟

過來：原來在這裏候車的人，竟有逗留到十日以上的。而根據公司裏的宣言，祇要傍晚時開到的車子不出毛病，明早我們就有汽車好坐了。

但是這一天夜裏我們並不睡得怎樣舒服。因為茶堂裏雖然比較的涼爽，也沒有棧房裏那種特有的臭醃菜氣味，那光硬的桌面，卻使人一樣地整夜放不平身子，感到沒有墊褥的難受。而且天還沒亮，那個癡肥的堂倌，就騷動起來了。他咒罵着蚊蟲，劈拍地在精肉上擊打着，不時又爬起來從門縫里窺探一下街道，然後穿着鞋子，沿了我們的舖位邊走過，暗示道：

「噫……今天趕車的人多哩……」

他並沒有騙我們在透明的曉色中，已經轉動着七八個候車的乘客了。車站的大門還是關閉着的。人們把行李堆在階沿上，有的呆立着，有的就坐在箱子上面，把額頭擱在手灣上，不時又直起身子來，向四周看一看動靜。三四個賣小吃的在人叢中閃着，說服着主顧。

「車上買不着東西呢……」他們翻覆地說。

等了一個多鐘頭，車站終於開門了，這時候已經聚集有二十個人上下。一聽見門槓在鐵環子當中的磨擦聲，彷彿受了命令的兵士一樣，所有的人，都湧塞到大門口去了；那些一早提了包袱，把背靠在門板上守候的聰明人，也都立刻轉過臉去，他們彼此不動聲色，但誰都很機敏地用屁股去塞住所有的縫穴，好像就是一個蚊蟲，也萬難讓他飛過去占先似的。

一個腮巴上生着一叢惡鬍子的胖漢，擦癢似的向上蠕動着身子，喘息道：『真要人死……』

恰在這時，隨着大門開放的聲響，我感覺到自己恰像一塊槓頭似的，被後面的壓力排擠進門去了。接着來的，是一場嘈雜的叫囂，同時也是一場全武行的競技。祇有兩三個特選的老實人纔是從車門口上車的。最紳士的也不過先豎一件行李從窗口送進去，用手按住坐位上不放。但是十分使人覺得出奇的，竟有一位太太也從

我的身上踏過，而直到車廂裏平穩下來的時候，我才又發覺，自己的一支大腿被人當作凳子，坐了大半天了。

『對不住，』我招呼道，『您擠在我身上來了呢？』

『要鬆動就在家裏好咯！』

我笑了笑，感到無話可說了。倒是我那位同伴靈醒，他一個人坐在司機生的坐位上，既不擁擠，也沒有人和他爭吵。但不久，那個查票人幾次地望他嘮叨着；當要開車的時候，一個大鼻頭大嘴巴的軍官又突跑來，像驅逐一匹瘟狗似的，一起首就掀動着下巴，撮着嘴『去去去……』地咤叫着，接着便是一場咆哮；到後來，我那聰明的同伴，終於被羞憤灼紅了臉，給辦事人挽勸進車廂裏面來了。

『真太豈有此理……』他氣噁着，一面躬了腰找尋着能夠插腳的地方。

但那軍官的運用他的特權，卻並不是爲了他自己短矮的身體，而是爲了那站在其身後的青年。這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智識分子，他說不上漂亮，可是從他的穿

著和態度上看來，人可以立刻判斷：他決不是一個「牛市口以上」的腳色，也不是那種慣會坐在茶樓邊等女人看的不良少年。當那軍官咆哮時，他雖然也不時含着免強的微笑，向爭執的兩面，一句半句地勸解着，但他大半是沉默的，把目光斜注在土地上，好像他的插嘴，不過是爲了禮貌，而實際上，他卻是被某種心思吸引住了。

從他那不安定的神情，和對那軍官的一種欠自然的態度上，我還猜想他們當中會存在着一種神祕關係。他似乎在被那位特權者脅迫着，但他能夠做到的，卻又只有對於命運的服從。

「唉，我試想帶口箱子呢，」他剛坐下去，又慢慢地站起來了。

「你先生真是！」軍官把身子一挺，不以爲然地嚷道，「來去不過一禮拜……」一個老頭子，這時忽然走近他們，不安地插嘴道：「就走麼？」

「啊吓吓，團長是請他上省去接少爺，又不是請他去上火線呀！」

「不是的……因爲禿頭禿腦說走……」

「你老人家不要去聽蕭詩人的瞎吹罷，」青年人強笑着切斷他道，「就快回來的。」

「不單是蕭儂說……」

「老太爺，謹防講出禍事來呵，分明沒有甚麼的——好好，快開車罷！」

這命令對於司機生，恰像打在一匹快馬身上的鞭子似的，他立刻撥弄着汽車的機關，準備開車了。同時從好奇的沉默裏，大多數的乘客，也都開始高興起來，輕輕爆炸着自相慶幸的斷句。因為時候雖然還是早晨，車廂裏的氣溫，卻已使人覺得像坐在蒸籠當中一樣了。他們吁着氣呻吟道：

「哎呀，還好還好……」

可是這並沒有甚好的。車還沒有駛過三十里以上的路程，就花費去五六個鐘頭，停下來修理過四次。而且對於最末一次的損壞，汽車夫竟連鐵箝也懶得擎上手，便咒罵起公司和一切來；並且宣言說，要是人們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，那祇有大

家合力把汽車推回城修理，讓明朝再來撞運氣了。

「那才笑話呢，」我那同伴的首先抗議道，「會有這樣滑稽的事！」

「滑稽？您就走遍全省……」

「啊，你總該修理看看再說呀！」

乘客們齊聲嚷叫起來了。開首大家都用權利義務的名義責難着他，後來看出這亦不發生一點結果，便又都很慷慨地支付着激勵和感謝了，有的還送上煙紙，有的誇獎着他的技術，好像他們自己並沒有付過車價似的。不久，那些廉價的稱頌終於發生効力了，於是我們便懷着一點渺茫的希望，踱進一片離馬路較遠的樹林。

這時候已經一點鐘。我們分坐在樹腳下，默不作聲，顯出疲倦的臉色，彷彿以爲人世間的苦難，就單是這種毫無着落的期待似的。有時候一個人像尺蠖似的抬着頭，望望馬路，望望天空和同車的，便嘆一口氣，或者罵一聲，重新把額頭擱向手肘上面。那個生着一叢痣鬍子的胖子，忽而從鼻子裏哼道：

「咯神經病罷。」

於是就在我的側面，一種細聲的談話開始了。那交談的對方，是一個勾鼻子商人，他眯着眼睛，聲音特別低矮，我祇聽清他一句滿含醋意的話，「乾柴見火，怎麼不燃呀！」他們對着那個同軍官搭車的青年，嚟嘴而且搖頭，這顯然是他成了他們的話題了。那時他依舊穿着一身規規矩矩的洋服，站在樹林的邊沿上，背朝着我們，一支手吊着一根垂枝，俯着頭，使人想到一個縊死者的背影。

「那不會，」胖人忽而聽得清醒地說，「是要幹掉他，隨便栽一點罪名就行了呀，何必……」

「他是團長的客人麼？」我十分奇突地插嘴道。

「噲……教書的。」

「教小孩子的？」

胖人笑了笑答道：「姨太太些。」

「噫，該修理好了呀？」勾鼻子趕緊支吾着，立起身來。

但是汽車夫確實在向我們運着手叫喊了。於是大家突然高興起來，就由勾鼻子領頭，橫過田野，向着停車的地方進發，好像去檢查金子一樣。祇有那家庭教師毫無興趣的踱着方步，故意似的拖在後面。我那同伴的用皮鞋尖踢飛一撮泥土，嘟着嘴嚷道：

「只有我們四川才這樣糟！」

他一罵出這句話來，有兩三個人便立刻回過頭瞄一眼，含了鄙視的冷笑，嘟囔着，好像那青年人是傷負了他們本人似的。然而事實上，當大家不得不推着汽車走路的時候，就是那兩位女客，也用粗話叨起我們那可愛的鄉土來了。因為車子並沒有照了我們的希望修好。

在經過一場的很厲害吵嚷之後，乘客們突然彷彿賭氣似的沉默了。隔了一會，這才黑着臉互相招呼着，「唉，動手呀？」於是照抄了從來的老樣，推動着車身，大家

回轉到一個較近的市鎮上去；那裏，人們可以暫住下來，去用忍耐守候另外一架汽車的經過。但對於這樣的便利，我和我那同伴的，已經祇賸有擺頭的心情了。

我們決心換用滑竿來繼續我們的旅行。回轉那市鎮不久，我們就立刻找出四個看來像風都吹得倒似的腳色了。我們沒有雇用那新纔放下鋤把的漢子，雖然表面上他們是精壯一點，因為根據經驗，那結果會恰恰相反；那些還沒有被生活和煙土弄來精瘦的轎夫，十有九個都是不能夠趕路的草包。

然而當那些煙土的毒汁，似乎正在從轎夫們的腳上發生着効力的時候，忽然下起傾盆的大雨了。這立刻使我們陷於起程以來少有的困境。因為頂在我們頭上的只有一張紙薄的布棚，而距離前面的鎮市呢，又至少還在十里以上，待到趕至一個勉強停腳的地方，我和我那同伴的，尤其是那幾個光身赤腳的轎夫，已經給雨水淋得像幾隻秧雞了。

這是一處很小的么店子，由馬路邊兩排簡陋的草屋組成的，一共有五六家鋪

戶。其中包含着一家煙館，一家茶館兼客棧，別幾家已經關了門，我們祇發見出一張破爛的條桌，一個雞罌。……右首第一間舖面，是一家代賣雜食的涼粉攤，那時正在從屋前的竹棚下，向室內搬移着用具。彷彿別人是預先給我們騰出一個適當的場所似的，轎夫們也不管店主人的叱罵和臉色，便讓我們在竿棚下走下來；於是他們自己，把臉上的雨水抹來一擲，呼罵了一聲，跑進對面的煙館裏去了。

「嚇，我是蓋來給人躲雨的麼？」但那女店主還在叫嚷着，側目着我們。

然而當我們表示，我們是決不會讓她受一些損失時，老太婆又笑着向我們請罪了。我們立刻要來了兩碗涼粉，幾兩『陳色』和兩三種豆干之類的雜食；我那同伴是不喝酒的，他把手拐在桌子上，不時望一望迷蒙的天空和雨脚，於是嘆一口氣，慢慢地向嘴裏喂進一顆花生米。至於我自己，却很快地就習慣於我們目前的處境了。

「喂，那些人向我們望哩，」同伴忽而提醒我道，『煙館門口……唉，是不是！』

『不要管牠罷，』我回轉頭道，『我們身上又沒有甚麼值錢的……』

但是雖然這樣，因為在那倒霉的日子裏，雨老是不斷地淅淅瀝瀝着，時候又快近夜間了，一想到我們已經回到了自己的鄉土，真也使人打一個冷噤。不一會連我自己也嘆氣起來了，『真倒霉！』

『他老是望甚麼哩？』我那同伴老是自言自語着。『您注意罷，』他用腳推了我一下，『過來了！』

一個戴尖低皮的矮人，走進竹棚裏道：

『有甚麼下酒菜麼，喂！』

於是他立刻伸出鼻子，自動地在條桌上察看着，好像一個初學風琴的人在找尋鍵子的一樣。這是一個鼓眼睛撇下巴的瘦人，一身白色的汗衫汗褲，外面披着一件黑西裝背心。當他抖了抖衣袖，舉手在頭上一遮，做起要穿過馬路的姿勢時，忽而又拖下手臂，退轉來向我們發問道：

「喂！請問，看見有汽車開上來麼？」

「我們就是因為汽車壞了哩……」

「哦，難怪……」他把一隻手伸進帽子下去，搔了兩把後腦，又趕緊從前額推正牠，說明道：「我倒在這裏老等車搭呢。」

於是失望似的嘆了口氣，端着碗跑掉了。

在那家庭教師來到以後，這人還接着來過一次。但他那和先前同樣的神情，更把我們的疑惑加深了。他來去得很匆忙，瞋着賊也似的偷視，好像他在努力避免旁人的注意似的。那青年人夜裏才到。因為棧房被一夥搬運靈柩的人塞滿了，便也和我們一道停留在涼粉攤上。他不很說話。不時嘆一口氣，隨即十分煩躁地走近馬路邊，向煙館裏催幾聲轎夫。但是末後我自己做例給他說，雖然雨已經停歇下來，我們却無法使那些可憐人再離開煙燈了。

「這才討厭……」

『我想不要緊罷。就冒險住一夜。』

『冒險？』

『我疑心有土匪呢。』

『沒有沒有！』老太婆插嘴道，『我都不知道麼，上一個月纔清過鄉。』

過下了兩點鐘，我們便把鋪位搭好了。我們拿了兩張長條桌平行地安置起來，擱上三架滑竿，然後各人躺上自己的一架。除了竹竿子不很動蕩，一切全和乘坐時沒有什麼分別。離我們不到三尺高的地上，那時已經被雨水積成一條小河了。四周是黑暗的，一無聲息。當竹棚上的積雨，偶爾滴打在臉上時，有時候就連一個心腸硬的人，也免不了要輕輕地呻吟一聲，或者在心裏罵道：『真倒霉極了！』

『你怎麼會疑心有土匪呢？』教師忽而轉向我。

於是我把我所見到了的情形告訴了他，並且反問道：

『你沒注意到麼？』